

大寨科学种田

第三集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王德

77.12

大寨科学种田

第三集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科研处情报资料组

一九七七年六月

目 录

经受考验 坚持革命

-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风莲在第二次全国
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1 ）

高举红旗 乘胜前进

- 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
记郭风莲在全省一九七七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上
的发言……………（ 21 ）

合理施肥 高产稳产

- 大寨大队科研组……………（ 37 ）

大寨“海绵田”的基本特征及培肥

- 大寨大队科研组……………（ 58 ）

大寨间作套种试验小结

- 大寨大队科研组……………（ 76 ）

经受考验 坚持革命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风莲在第二次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我是怀着过盛大节日的喜悦心情来参加党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去年九、十月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那个会开得非常成功，毛主席圈阅的中共中央二十一号文件，震动了全国人民，震动了各行各业，也给了我们大寨极大的鼓舞。大会之后，全国立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我们大寨也出现了更大跃进的新局面。但是，这个会议开创的一片大好形势，受到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严重破坏和干扰，使人整整憋气了一年，心疼了一年。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华国锋同志成了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戴的英明领袖，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英明果断，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也挽救了大寨，挽救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晴空万里，阳光普照，万民欢腾，山河起舞。在举国上下热烈欢呼两个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华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

会议。这个消息传到大寨，我们大寨的干部和社员更是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千嘱咐，万嘱咐，叫我到大会上代表他们向敬爱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致崇高的敬礼，向到会的首长和同志们问好，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一伙阴险至极、反动到顶的反革命野心家，是一伙手段毒辣、无恶不作的阴谋家，是一伙专制独裁、横行霸道的法西斯，是一伙穷凶极恶，杀人眨眼的刽子手。这一帮坏蛋，疯狂地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贩卖修正主义，妄图篡夺我们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丧心病狂地摧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陷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攻击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残害干部，镇压党员，欺压人民；恶毒地分裂我们的党，分裂我们的军队，分裂我们的群众；明目张胆地破坏工业学大庆，破坏农业学大寨，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十恶不赦。我们同“四人帮”，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有诉不尽、说不完的满腔怨恨。

今天，在这个盛大的会议上，我不讲大寨在过去一年中怎样批判资本主义，怎样大干社会主义，我也不讲大寨怎样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怎样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今天，我们要控诉“四人帮”对我们大寨的迫害和反革命围剿，要出一出憋在我们心头的这口闷气。

一、江青自己剥掉了自己的画皮

我们大寨是一个不到百户的小山村。解放以来，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干革命，满腔热忱建设

社会主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关心大寨的群众，鼓励大寨的革命，一九六四年，在北京接见了陈永贵同志，当面鼓励，亲切教导，又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关心大寨，激励大寨，三次亲临大寨。他攀上虎头山，走遍七条沟，给了我们那么多亲切的指示；他深入群众，到贫下中农家里问寒问暖，给了我们大寨人那么大的鼓舞和力量。我们的华主席爱护大寨，支持大寨，去年在百忙中走遍了大寨的山山水水，视察了大寨的一切，给了大寨宝贵的指示。他的作风是那么平易近人，他的指示是那么亲切深刻，鼓舞我们大寨人继续革命，不断前进。还有李先念副总理、陈锡联副总理、纪登奎副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关心我们大寨，爱护我们大寨，给了大寨许多宝贵的指示。我们大寨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在华主席的爱护下，在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指导下，发展起来，成长起来，壮大起来。旧社会“卖儿郎，当乞丐”的穷大寨，今天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发展的富大寨；合作化前穷山恶水的旧大寨，今天已经变成了新地新村新面貌的新大寨。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量都比合作化头一年增长了四倍以上，农林牧副总收入也比合作化头一年增长了十九倍。公共积累一九五五年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点一，现在就占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六，一年的公共积累就相当于一九五五年总收入的二倍。社员的分配部分一九五五年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六，现在只占到百分之三十六，比例虽然小了，但社员的实际收入却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四倍半。大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也不仅为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一年比一年多的商品粮，而且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提高了社员的社会主义觉

悟。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寨人干社会主义是越干越爱干，越干越想干，越干越大干。

但是，我们大寨所坚持的革命，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地富反坏最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最害怕。他们把大寨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思思谋谋想把我们大寨搞垮，想把我们大寨消灭。刘少奇反我们，压我们；林彪、陈伯达也反我们，压我们。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都没有打成，都被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批判了，打倒了。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王、张、江、姚“四人帮”跳出来反对大寨，压大寨，而且比刘少奇、林彪这两个大坏蛋有过之而无不及。

去年九月，正当我们大寨的干部和群众，用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迎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说江青九月八日要到大寨来。

我们大寨人没有见过江青，也不了解江青，但我们接待过敬爱的周总理，接待过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我们想，江青既然是党的政治局委员，当然也会象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那样，来帮助指导大寨的工作，鼓励我们好好革命。因此，我们热情地接待了她。她来的那天，省、地、县、大队的负责人，都到阳泉车站接她。我们劳动了一天的姑娘们，一直等了她大半夜。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江青同我们接待过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完全不同。她给我们的头一个印象是派头很大，大的出奇。她不仅乘坐的火车是专列，而且随行人员有一百多个，随带的东西有几卡车，还有四匹大马。她给我们的第二个印象是她很特殊，特殊的惊人。周总理到大寨，只占一个套间房，江青到大寨，一个

人占了能接待一百多个外宾的旅行社。周总理到大寨，总是说不要铺张浪费，江青却咧着一张大嘴，一会儿要香水，一会儿要地毯，一会儿要没有响声的台灯，一会儿要黑色的窗帘。周总理到大寨，总是不让惊动群众，不让影响生产，江青却一下定了六个不准：一不准三十里内搞农田基本建设放炮，二不准开放有线广播，三不准机动车辆进村，四不准食堂做饭用吹风机吹风，五不准大声说话，六不准人们走动发出声音。她给我们的第三个印象是这个人很蠢，蠢得要命。她根本不懂窑洞是怎样砌起来的，硬要把十眼窑洞一齐打通。旅行社的院本来是建在窑洞上边的，为了保护下边的窑洞，院里不应该种花浇水。江青为了在这个外宾常来的地方出风头，扬名声，捞稻草，硬把院里的砖起掉，挖了很多花池，还说她要出钱买花，实际上是让北京市千里迢迢给她运花，派人给她栽花，结果因为种花，把旅行社院下边窑洞的根基也破坏了。

江青一到大寨，就说要到社员家里吃派饭。领导干部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我们大寨贫下中农从心里欢迎，就拿出最好的东西来，加心加意给她做，生怕招待不好这位贵客。谁知江青去社员家里吃了两顿饭，造了一番声势，就怪里怪气地说：“我不去社员家吃饭了，再吃就给你们造成灾了！”一头钻回国际旅行社，过起她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的生活来。在那里，国际旅行社接待外宾的东西她一概都不用、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铺的、盖的、听的、看的，通通都要从北京运来，连马桶也不例外。

江青在大寨，一不参加劳动，二不深入群众，三不调查研究，四不听干部汇报，整天想尽法子出风头，扬名声，为自己树碑立传。她每次上虎头山，都要提个篮篮，在花椒树

下、苹果树下，或者在葡萄架下，装腔作势一番，照一大堆像，等像照好了，扭头就走。为了造成在大寨参加劳动的名声，她还煞费苦心想出个鬼主意，要在虎头山上挖什么“防空壕”。本来我们大寨到处是沟，到处是涵洞，实在不需要挖这种壕，她却偏要挖，还偏要在我们的谷地里挖。社员们辛苦一年，眼看谷子快要丰收了，她非要毁掉不可，谁见了能不心疼！逼得我们没法，只好把一块地里的旱烟拔掉让她挖。挖就挖吧，实际上她自己不干，壕是让别人挖的，她只是拿着铁锹摆了个架子，让记者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写了条消息，就完事大吉了。

江青早就被吹捧成了“文艺革命的旗手”。所以到大寨之后，我们就想让她看看大寨的群众文艺，就让大队宣传队给她搞了一个晚会。但是，这个“旗手”对群众文艺根本不感兴趣。宣传队准备了十几个节目，她就下令砍去三分之二。她不看群众的革命文艺，却对那些洋的、古的、黄色的、下流的文艺十分感兴趣，不是关起门来看色情电影，就是逼着从外地叫来的演员给她演唱古乐曲、古诗词和旧戏曲，她听得津津有味，连声叫好。

有一天，江青说要给我们大寨的贫下中农作一个评论《水浒》的报告。那天正好是下雨，社员不能上地劳动，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让她给我们讲，但是这个老妖精根本不是要评论《水浒》，而是借评论《水浒》之名，另搞一套。别的我们不知道，毛主席对《水浒》这部书讲的话刚刚传达，我们是知道的。毛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却对我们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晃盖。”接着又说：“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毛主席。”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的指示唱两个调

子，把矛头对准中央的一部分领导同志。

江青到大寨不久，就一声令下，从北京、上海叫来了八十多个文艺、教育、新闻界的人。她一会儿找这些人个别谈话，一会儿又把大家集中起来开会，一会儿大发雷霆，公开骂娘，一会儿又关起门来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对《创业》的作者骂得最凶，说什么“《创业》没有大错，也有小错”，“你告了老娘的刁状”。这是公然否定大庆红旗，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大寨人只能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只能办革命的事，只能走社会主义的路、绝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上风头跑。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江青的一言一行作必要的阶级分析。我们从分析中得出了一个看法：江青来大寨，一不是关心大寨，二不是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而是借大寨这个地方搞她自己的活动来了。不然，为什么不把那么多的文艺、教育、新闻界的人叫到北京而要叫到大寨呢？为什么她开会连我们国际旅行社的服务人员都不准进去倒水呢？为什么一次晚餐会开始，她就声明不准记录，不准外传呢？为什么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在毫不相干的人面前大骂另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呢？为什么要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呢？于是我们不得不对江青这个打着大红伞的人处处提高警惕了。

有一次，江青突然提出要在虎头山上给她盖一串窑洞院，还说每年要到大寨来一次。当时我就想，我们大寨是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的，虎头山是我们大寨人按照毛主席教导，改天换地的战场，在这里摆上江青的一座别墅算什么呢？何况，就是一年来一次，也根本不需要兴师动众，另盖一串院子。我想着，又不敢说，同行的陈永贵同志就说了

话。陈永贵同志说：“要盖房，那就要毛主席批准哩！”才算把这件事应付过去。

江青给我们讲《水浒》，当时我们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就没有组织社员讨论。果然，没有几天，我们就得知当时华国锋同志把江青的讲话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了指示，我们心里就更踏实了。就决定对江青的讲话，不印、不发、不信、不传。

江青第一次到大寨，做了十分充分的表演。给了我们一个认识这个反党分子的机会，也使我们进一步觉察到党内不仅有斗争，而且很可能是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果然不出所料，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之后，一股围剿大寨、攻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破坏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妖风，就横冲直闯地刮来了。反党分子姚文元，学大寨会议期间到过太寨，从进村到滚蛋，好象我们太寨人挖了他家的祖坟一样，板着一张死丁丁、阴森森的面孔，连半个屁都没有放过。但在离开昔阳走到平定县的半路上，却恶狠狠地说：“太寨离平定这么近，为什么平定没有变了样！”随后，他指挥他控制的舆论工具，开始对太寨实行反革命围剿了。什么大干社会主义是“唯生产力论”，什么“大干快上”是“反动口号”，什么“成绩不说没不了，问题不揭不得了”是“否定大好形势”。一曲反太寨的大合唱立刻鼓噪起来。这时，反党分子张春桥也破门而出了，大叫大嚷：“农业学太寨运动不能按原来的步骤搞了，再搞就有问题了！”给普及太寨县运动恶狠狠地泼冷水。江青还下令“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不登我们太寨的文章，封锁我们太寨的声音。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我们吓倒。有毛主席，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有中央二十一号文件，我们的腰干是硬的，胆子就是大的。尽管妖风四起，

我们还是掀起了对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大批判的新高潮。我们把“学马列主义、批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的决心下得更大，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破旧立新，创造未来”的口号喊得更响，发扬三战狼窝掌、抗击特大洪灾时的那么一股干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股拚命精神，还是开始了彻底改造虎头山，向机械化、水利化的急行军。

二、江青是疯狂反大寨的罪魁祸首

一九七六年，我们就这样顶着“四人帮”的重压，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开始了新的战斗。我们预料，一贯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四人帮”，是不会轻易罢手的。果然，正当我们大寨人顶逆风，战灾害，夺取一九七六年农业生产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反党分子江青又突然袭击了我们大寨。

江青第二次到大寨是一次真正的突然袭击。她九月三日到大寨，我们是在她到达前几个小时才得到通知的。说实话，我们大寨人听到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到大寨的消息是睡不着觉的，高兴得睡不着，人人象接待亲人一样，准备接待周总理、接待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听到江青到大寨，我们大寨人也睡不着，担心得睡不着，因为不知道她这次来又要怎么折腾呀！所以，大家都在相互告诫，相互鼓励着。有的同志说：“可要小心哩，这个人变化无常，还说不定干出什么事来哩！”有的贫下中农还提醒我们说：“江青不论去哪里，都要写文章、编歌、闹个天昏地暗。去年来了大寨，咱一没有作歌写诗歌唱江青，

二没有在报纸上写文章说‘敬爱的江青同志给了我们莫大的幸福’，这回来，保险要闹哩！”我们党支部也感到，江青和我们大寨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她这次来，十有九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因此，我们一方面做了应酬的准备，一方面也就打了个主意，这就是，什么人，什么待，什么馒头什么菜。我们是不计划象头一次那样接待她了。

上一次江青到大寨，我们是热情迎接了她的。这一次没有，我们大队除了我一人去接她外，全村都鸦雀无声。当时，江青一个随行人员还好心地给我们打招呼说：“别的地方都是夹道欢迎，你们搞得冷冷清清，怕她不跟你们闹哩！”我们说什么好呢？只好说：“我们不搞那形式主义。”真是不出我们大寨人预料。江青一到大寨，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下了一道战书。她恶狠狠地对她说：“你知道我这次是干什么来的？是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来的！”

江青到了大寨，先要上虎头山，看她去年挖的那个“防空壕”。她以为，那里一定用栏杆围起来，栽上了牌子，给她树起碑了，不想，出现在她眼前的却是一个新盖的猪场，她挖的那个防空壕没有了。这一下，她立刻暴跳如雷，跺着脚，咬着牙，大叫大喊地责问我：“我的那个防空壕哪里去了？”“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修猪场？”“谁让你们毁了我的防空壕！”接着就气势汹汹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的防空壕是有政治意义的？你们怎么不给我江青写个报告就毁了？你们好大的胆子！”她越骂劲越大，大帽子一顶又一顶地往我们头上扣：“你们受了邓小平的影响了！”“你们不听我的，听邓小平的，是邓小平让你们填的！”我们本来预料到，我们填了防空壕盖猪场，江青是不会不说话的，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白骨精竟然气急败坏

到这种程度！她这样大喊大叫地训人，我不由得想起毛主席对大寨的关心，想起周总理、华主席对大寨的支持来，也就不由得掉下泪来。于是，我横了心，对她说：“你要说我们工作中有缺点，提出来，我们接受。如果说我们建这个猪场是听邓小平的，我们不能接受，因为我们修猪场，邓小平没来，见都没见过！”她板着一张死丁丁的脸对我说：“你们填我的防空壕，是政治问题。”“你们骄傲了，大寨政治上落后了，你知道不知道？”我一直没理她。江青见我不说话，两只贼眼一转，又追查起填防空壕的后台来。她先是细声细气地说：“小郭，我想你不会出这个主张。”接着，就追问我：“毁防空壕，建猪场的时候，陈永贵在不在？”我觉得这个人做事太过份了，实在想再顶她一句，可是，想起上山的时候，陈永贵同志就嘱咐过我：“她要问，你就往我这里推。”所以，我就说，“永贵同志在来。”一听我说陈永贵同志在，江青凶神恶煞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奸笑，妖声妖气地说：“噢，我想你小郭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从山上回来，她就找陈永贵同志，大叫大嚷地对陈永贵同志说：“小郭说防空壕是你让毁了的，小郭对你有意见，你要写检讨，小郭也要写检讨，起码要在你的检讨上签上名！”

江青因为“防空壕”同我们大闹了一场，又嚷着要看油莎豆。原来，去年江青到大寨的时候，到处打电话，也不知从哪里搞了些油莎豆，要我们种，还说这是她的试验田，指定我专种专管，每隔十天给她报告一次。她走后，我们就让大队科研组种了六厘九，我也忙得没过问，也没写过什么报告。江青现在要看，我就领上她去看。谁知这个反党分子，根本不关心虎头山能不能种这种油莎豆，而是要找茬口整我们。我们这油莎豆是按资料规定的行距、株距种的。她刚走

到地边，还没有看油莎豆种得符合不符合规格。就骂起来：

“种得太稠，种得不好。”接着就指着我的鼻子一迭连声地责问：“油莎豆是我给你们弄来的，是我亲手精选的，你为什么亲自给我种？你为什么亲自给我种？你们对我是什么态度？”我想告她，我们油莎豆是按规定种的。谁知话刚出口，这个老妖婆就提起嗓门叫起来：“你倒和我吵架呀！我不和你吵架，我不和你吵架。”江青一边叫喊，一边气凶凶地拿了把镢，要在油莎豆地里开沟。这个只会吃喝玩乐的资产阶级分子，哪里能使动镢头？只刨了两下，就叫喊起来：“我累得出了汗了，你们谁替我刨一刨？”当时我正站在她背后，就说：“来，我刨！”没想这个老妖精又发起泼来，恶狠狠地说：“我不用你刨，你代表不了我！”

江青是一个纯纯粹粹的政治大流氓。她为了压服我们，搞垮我们，那么多改天换地工程她不看，那么好的庄稼长势她不理，从油莎豆地里出来，一头钻到我们大队小麦套种玉茭的试验田找起毛病来。当时，这块试验田里的小麦已经收割了，玉茭长得很好，每株有两个穗子。她钻进去，专门挑下边那个小穗掰，一边掰，一边骂：“大寨的试验田种成这个样子，我要拿回去让社员看看。”“你们的科学试验搞得不好，你们落后了！你们骄傲了！”一面说，一面又一棵一棵地把玉米秆子也折断了。我们大队科研组的组长看见江青毁坏庄稼，就说：“玉米上的那个叶子是制造养分的，你折断了，玉米上不饱满，就要减产。”可是江青根本不听，还说要动员全公社的劳力，把我们大寨的六百亩玉茭大穗下边的小穗都掰掉，把顶都打掉。真是无理至极，疯狂到顶！

在山上打我们，压我们，没有捞到东西，下了山，又变了花样。她说我们的科学实验搞得不好，硬逼着我们看科教

电影片。看什么呢？看的是“太阳灶”，“油莎豆”，“文冠果”，还有什么草纸上面种水稻。“四人帮”确实是一伙一不会种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的白痴，他们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反对四个现代化，又要人家在草纸上种庄稼，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所以社员们看得一点儿兴趣也没有，都打瞌睡。江青一见，更是火冒三丈，演完电影，她已经离开座位，突然又气势汹汹地返回来，给我们大寨列了三条罪：第一，我们填了她的“防空壕”，这是“政治问题”；第二，我们的试验田种得不象话，“太骄傲”；第三，我们不发展油料，种苹果树太多。她真是恨不得把我们大寨一把捏死，一口吞掉！

因为，江青头一天说，要动员全公社的劳力把我们的六百亩玉茭大穗下边的小穗全部掰掉，还要把玉茭的顶全部打掉，我们怕她真要闹起来，搞成大减产，所以，第二天就象哄小孩一样，鼓动她上虎头山看看公社牧场。谁知刚刚去了半个小时，她又叫喊起来：“又上当了，又上当了，误了批邓了！”回来非开批邓会不可。江青真的要批邓吗？不是。一开头，她先要陈永贵同志发言，陈永贵同志就说起去年的农业学大寨会来，她一听，又不让说了，要自己说。她说什么呢？一张口就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一会儿说“我今年整整挨了半年整。”一会儿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周总理说的，就他一个人知道，谁还能作证。”江青的用心，真是再明白也没有了，她批邓是假，妄图篡党夺权是真。在我们供销社演的那一出“女皇梦”的戏就是明证。那一天，她突然心血来潮，要到供销社买东西，结果，买了东西，她不走，把售货员叫在一起，大讲起母系社会来。她说：“母系社会是有妈没有爹的，是女人掌权的！”“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女

皇，还会是女人掌权！”这才叫不打自招。原来这个自吹为“旗手”“左派”的江青，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野心家。

另外还有两件事，可以看出江青这个野心家处处出风头的用心来。第一件事还是发生在供销社。那天，江青买东西的时候，有很多参观的人围在门口看，有的同志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就把人劝走了。谁知这个老妖精知道后，大为不满地说：“你为什么把人都赶走了？我来就是叫人看的！我到别的地方，走到哪里都有很多人看嘛！”第二件事发生在我家里。去年江青到大寨，拍了很多照片，也送给我几张放得很大的彩色片。她送的，我都没挂，从我们县里的同志照的像片中选了一张比较小的挂起来。今年她又到大寨，有一天跑到我家里，见墙上挂的照片中，周总理三次到大寨的照片多就生了气。立刻拉下脸来问我：“我给你的照片怎么不挂起来？”我见她又要发泼呀，就赶紧说：“你送我那照片，我和你一起照的，我一个年轻人，把照片放那么大，又是彩色的，挂起来怕不合适。”这才把这件事应付过去。

江青口口声声说：“我代表毛主席”，“毛主席叫我怎样”，硬要把自己打扮成“战友”“学生”，但是，她的行动却说明，她是一个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刻骨仇恨的敌人。九月五日晚，中央紧急通知她返回北京。江青本来知道毛主席病危，却象没事一样，照样又说又笑，又打扑克，工作人员用了两小时的时间把她的东西装起来运走了，她还继续打了半小时扑克，一切照常，好象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这就是自称“学生”“战友”的江青对毛主席的真实感情！所有这一切，使我更清楚地看到，江青这个演员，演反面角色很象，演正面角色老是不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当你为一件事物还不了解**